



古建与花 宏 淑 作

书，我的精神伴侣

韩 莹

书与我，早已融为一体，成为我不可或缺的精神伴侣。这份深厚的情谊，追溯起来，要回到小学时光。那时，父亲常出差去省城，每次回来，总会给我们兄妹几个带回小人书。小小的书本，承载着大大的世界，我们一人捧一本，便能沉浸其中一整天。不仅如此，我们还会互相交换阅读，为了能早点读到别人手中的书，如饥似渴地翻阅，吃饭时也舍不得放下，生怕读得慢了，遗漏任何一个精彩情节。

父亲见我们如此热爱读书，便制定了激励措施，谁要是读得又快又能把书中内容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下次就会多给他买本书。

高中阶段的读书时光，更是充满了难忘的回忆。那时，母亲在高中图书馆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起初，我只是课后跑去图书馆看书，后来，连体育课的时间也被我用来沉浸在书的海洋里。甚至有段时间，我着迷到在其他课上也偷偷溜去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这种行为最终被母亲和老师发现，他们给我约法三章：上课期间禁止去图书馆，吃饭时不准看书，晚上12点之后必须休息。在这些规定的约束下，我才逐渐调整并规范了自己的读书时间。

即便如此，读书的爱好早已深植心底，一直延续到参加工作后。幸运的是，无论是在榆社电厂工作，还是在左权电厂上班，单位都设有图书室，我就爱运动，便常常利用别人运动的时间，一头扎进图书室，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直到闭馆，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因为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我的作文成绩从小就名列前茅。

从2015年开始，每年“三八”妇女节，公司总部都要开展读书征文活动，这给了热爱读书的我分享读书乐趣、施展才华的舞台。每年发放的活动用书，我都会满怀期待地认真阅读。这些书籍如同精神食粮，滋养着我的心灵，我不仅做了读书笔记，还将书中的智慧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像《乘风破浪 不负韶华》《一路花开》《轻轻走向完美》《女人幸福力》《光芒女性 爱的修行》《做自己的健康天使》等，每本书都给我带来了独特的体验和启发，它们教会我用积极的心态看待世界，用善意去理解他人。这些活动用书充满了阳光和正能量，让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成为我面对人生起伏、岁月流逝的一剂良药。有了它们的陪伴，我的人生仿佛被照亮，变得更加开阔和明亮。

在单位，除了活动用书，我还热衷于阅读历史类书籍，如《世界文明史》《明朝那些事儿》《三国那些事儿》，感受历史的兴衰变迁；也喜爱唐诗宋词和元曲，领略古人的文学风采；伟人自传让我汲取精神力量，哲学和《易经》则启发我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被称为“现代上海史诗”，优美的散文诗语言让人喜欢得欲罢不能；《额尔古纳河右岸》着眼民族和生态，概括了鄂温克族几代人的生活。随着阅读的书籍种类越来越多，我的思想境界也在不断提升。我享受独处的时光，因为有书相伴，我从未感到孤独，书已成为我灵魂和身体的养分，让我一天都离不开它。

我不仅热爱阅读，还热衷于朗读。通过录音工具和软件，我将书中的文字转化为声音，不仅传递给自己，也分享给他人。这个过程让我感受到了双倍的喜悦和幸福。可以说，读书开启了我的人生，它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花开次第春渐浓

郑惠俊

当春风的指尖掠过汾河水面，太原的泥土便悄然苏醒。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古城，总以特有的从容迎接季节更迭。不同于江南的烟雨迷蒙，亦非岭南的喧闹花海，太原的春色像一位提笔蘸墨的画家，将黄土高原的宣纸徐徐铺展，先是一抹淡白，继而洇开粉红，最终晕染成漫山遍野的锦绣。杏花与桃花，恰似两位琴瑟和鸣的伶人，在春的序曲里，以不同的韵律叩击着人们的心弦。

最初打破寒冬沉寂的，是那些虬枝盘曲的老杏树。它们仿佛从《齐民要术》的泛黄书页里走来，在万柏林生态园的沟壑间织就万亩雪色。晨雾未散时登上观景台，会看见整片山谷浮动着云絮般的花影，待朝阳将金粉洒向枝头，才惊觉那是千万朵含露的杏花。老杏树总带着岁月的风骨，皴裂的枝干如青铜器上的纹路，托举的花簇却似少女捧出的新雪。新栽的幼树更显灵秀，斜倚在汾河堤岸的几株，总爱把花枝垂向粼粼碧波，让倒影与游鱼追逐嬉戏。最动人的是雨后初霁时，被雨水浸润的花瓣泛着玉质的光泽，风过时簌簌抖落的水珠里，映着双塔寺的飞檐与晋祠的铜铃，恍若将千年古城的倒影装进水晶球中。

总有人驻足在杏花树下细嗅芬芳。穿羊绒大衣的老者会想起童年时，母亲用杏花煮水给他祛咳疾的旧事；戴红领巾的孩童踮脚数着花瓣，争论着绯红与素白花萼哪种更美；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屏息凝神，等待一只蓝尾鸬掠过花枝的刹那。而在街角的面馆里，老板娘将新摘的杏花浸入醋坛，说是要酿一瓮“杏花酸”，待到暑气蒸腾时给客人解腻消暑。这些细碎的烟火气，让原本清冷的杏花平添几分温润，就像老陈醋的酸香里总藏着粮食的醇厚。

当杏花的雪浪渐次退潮，桃花便以燎原之势点燃了整座城池。晋阳湖的桃花岛是这场盛事的核心舞台，六千株桃树将湖畔染成粉色的梦境。若说杏花是工笔白描，这里的桃花便是泼墨写意：临水的枝条斜斜探向湖心，倒影与游船相映成趣；坡地上的花丛则如打翻的胭脂盒，深浅不一的红从山顶流淌到脚边。常有穿汉服的少女执团扇穿行其间，绯色裙裾掠过青石板，惊起几片落英，恍惚间竟让人分不清今夕何夕。而在太原植物园的桃园里，绛桃、碧桃、山桃等三十余个品种次第登场，从浅粉到深红的花潮绵延数里，仿佛把《诗经》里“桃之夭夭”的意象铺展成流动的画卷。

桃花的生命力总带着几分野性。那些扎根在蒙山峭壁上的野山桃，无需园丁修剪施肥，依然能在料峭春寒中开得恣意。深褐色的枝干嶙峋如铁，托举的繁花却娇嫩得能掐出水来，这股刚柔并济的美学，恰似太原人骨子里的性情——既有黄土高原的粗犷，又存晋商故里的风雅。老人们常说，从前物资匮乏之时，孩子们会把桃花瓣夹在窝头里煮熟，让寡淡的

玉米面也染上春日的香甜。如今虽不再需要以花充饥，但主妇们仍会在晨练时采几枝带露的桃花，插在粗陶罐里，让陋室也生辉。

赏花人的情态亦是风景。犹记去年在桃花沟的蜿蜒小径上，一对银发夫妇携手漫步，老先生用手机拍下老伴与花同框的笑靥；背着画板的少年坐在古杏树下涂抹油彩，却总嫌调色盘里的粉红不够灵动；穿冲锋衣的登山客在榆叶梅花海中支起帐篷，任花瓣飘落清晨唤醒他们的闹钟。最热闹的当属周末的晋阳湖畔：风筝在花海上空舞动，孩童的嬉笑惊飞觅食的麻雀，卖糖葫芦的小贩推车穿过花荫，玻璃柜里的山楂裹着晶亮的糖衣，与桃花争艳似的泛着红光。这些鲜活的场景，让静态的花海有了呼吸的韵律，仿佛整个太原城都随着花开花落的心跳而起伏。

有时一场夜雨不期而至。晨起推窗，薄雾中的桃林宛如罩着轻纱的美人，湿润的空气中浮动着重蜜糖般的芬芳。细看会发现，雨滴将花瓣洗得透亮，那些原本就明媚的粉色，此刻更像浸过晨露的锦缎，泛着丝绸的光泽。这样的清晨，连环卫工人都放慢了清扫落花的动作，任粉白相间的花瓣铺成天然地毯，让赶早班的行人踏着花香开始新的一天。待到正午云开雾散，阳光穿透花枝，在地上织出斑驳的光影，常有老者在树荫下摆开象棋盘，棋子叩击棋盘声响，与蜜蜂采蜜的嗡鸣合成春日特有的和弦。

当桃花的浪潮渐趋平静，丁香便以暗香浮动的姿态悄然登场。虽不及杏桃的绚烂夺目，但那成串的紫色花穗总让人想起戴望舒笔下的雨巷。文瀛湖畔的丁香丛中，捧书的学生在香雾里徘徊，不知是在温习功课，还是在酝酿写给某人的诗行。而散落在街巷角落的连翘与海棠，早已将明黄与绯红悄悄缀满枝头，如同春日的余韵在轻轻叩打窗棂。

这座古城的花事从来不会戛然而止。当暮春的柳絮掠过双塔寺的琉璃瓦，太原人早已将这份绚烂藏进记忆的锦囊——毕竟再匆忙的岁月，也该为绽放留一方天地。而那些渗入灰砖黛瓦的花香，正静静等待下一个轮回，在来年的风起时，再次破茧成蝶。



桃花 木子摄

迎泽公园杏花 木子摄



忘年之谊

刘小云

一点都不娇嫩，一脸的谦恭，笑眯眯地听我这位“长辈”絮叨。我突然想起一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生活的年代差距太大了，当我说到这些书画作者与我的关系和他们的社会影响时，她们脸上表露的是满满的敬佩。

我被她们感动，她们绝对不是我心中想象的那样“妈宝”，看她们敏捷的动作，就知道她们在工作中是如何不计辛苦的。职业生涯的起步，她们是稳妥而积极的。

干完活，已经是夜幕降临，我的诗友魔女与小张是祁县谷恋村人，何不借这个机会，给她们创造一个见面聊天的机会？

魔女早早在饭店等候，并为我们购买了饮料和酸奶。魔女和小张见面，我忙递上话，并拥抱，老乡见老乡，满脸喜洋洋。除我之外，全是祁县人，耳畔全是祁县方言，有的我能听得懂，有的还真两眼蒙。她们就有这种本事，本是地道的祁县土话，突然夹一个普通话成语，比如：不知所措，祁县话还真不好表达这层意思。我更奇怪的是，她们的祁县方言正宗，而她们的普通话亦是标准，这也是本事。

一桌餐，烤鸭是主菜，祁县方言是主调，好愉快！

文静还有打算，从饭店直达迎泽大桥到迎泽大街，她要让她们的妹妹们感受一下改建后的这条大街之宏伟。她还有打算，想带着妹妹们到食品街去品味小吃，尤其是老鼠窟的元宵。今天有点晚，先到迎泽大桥。

去年国庆节开通的迎泽大桥上依然游客多多，文静把三个妹妹放在桥头，我们俩随着缓缓行进的小车交流心灵深处的追求。她想着退休后，也会像我一样充实而愉快，说我就是她的榜样。我想若干年前，我对那些已经走远的前辈，也是这样向往的。

三位小妹妹上车来了，发给我几张她们与桥的合影。

夜幕下的几位妹妹看着真美！文静继续开车，从西向东，让妹妹们看个真真的，身临其境又是什么感觉。

车在缓缓行驶，我与妹妹们的交流继续，有选择地告诉她们，擦身而过的建筑之历史，她们间或也会调动起记忆，曾经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刻骨铭心记忆，她们不断地赞叹，太原的夜晚真漂亮！

已经晚上10点钟了，我们才从迎泽大街折返到我家，文静嘱咐妹妹们，一定要将刘老师送进家门。我呢。目送她们的车走向大街，担心她们，几点钟才能回到祁县？

她们走一段给我反馈一个位置图，那是她们的进程。小张还发回文字：幸福感爆棚，正能量满满的一个下午。文静发回一段文字：今天看到那么多很棒的书法作品，吃到那么好吃的饭菜，还去看了迎泽大街，大家都开开心心有收获！

“刘老师，我们都到家啦！”我告诉文静，我看到了后生可畏的力量。这世界必将是你们的！



那是一个周日，尚在午觉中的我，被电话铃声惊醒，祁县友人王文静和她的三位闺蜜居然出现在我家楼下！好兴奋，我赶紧下楼迎接。

文静真的是行动派，我俩刚刚在微信里热聊过一件事，我收藏的数不清的字画该怎样结集？她说有办法，可以帮我做一个电子相册。

我还在寻思，啥叫电子相册？她倒好，动作居然像风一样，呼啸而来，属实千家。还带了她们的两位小友，小刘洁和小罗慧，以及我的老朋友张瑾。她们给我送来一捧鲜花，小张还给我带来《祁县名人》和《祁县诗词》两本书。

好多年了，没见到过这种阵仗。一进门，她们迅速脱掉外衣，立即干活，幸亏这几天我翻箱倒柜将家藏的字画都分门别类规整到一起了。给她们沏茶倒水，可是，热乎乎的茶水被冷落了，谁都顾不上看一眼。她们分明是“救火队员”，视这堆书画为宝贝，争分夺秒呢！还有四壁悬挂的装裱好的字画，她们也没放过。看，脚踩椅子，一幅幅卸下，好拍照呀！

开始我还能做一点工作，给她们一幅一幅递上书画，间或给她们说明，这一幅字画作者是哪位，特点又是啥。可是，我的动作跟不上她们呀，不一会儿，我就会被淘汰出局了。当然，耳旁还会听到一半句：真好，真好！

看她们多专注，又要赏字，又要选择角度，最终是不时地咔嚓。看着天色暗淡下来了，又不能开灯，灯光太干扰了，那就走到阳台上，借着自然光拍照。

我也举起手机，捕捉她们的动作、她们的姿势：站在椅子上，的镜头向下；蹲下身子的，镜头朝下；坐在地上的，把字画竖起来，镜头向着正前方……她们咔嚓字画，我咔嚓她们，她们年轻，身体柔软；她们毫不在乎自己是否优雅，忘我啦！

数百张呀！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字画？其中，名人赠予我的也不少；除了字画，还有书信，这些书信全部都是宣纸毛笔书写，都是珍品。妹妹们恨不得把每封信的各个角度都拍到，她们真的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如雷贯耳的名人名作，甚至要将每封信的信封邮戳都拍好。

基本完成拍照，坐下来靠靠沙发背，喝点茶水。但她们仍然余兴未减，还在说那些书画，开眼界了，老一代人的修养深，滋润她们了。

我呢？招呼她们一起合张影，我们五人，我是“40后”，文静和小张是“80后”，那俩小丫头是“90后”，我每说出一句话，都在心里打鼓，我的语言是不是朽了，过时了？新生代语言我能听得懂吗？什么内卷啦、躺平了的，我也才知道其内涵。可是，她们说我挺新潮，不落伍。俩小丫头

我听父亲讲抗战

王大高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94岁的父亲王昆岭穿着整齐，早早坐在床边等着观看阅兵式电视实况转播。当画面上出现宏伟壮观的阅兵场面时，老人家热泪盈眶，面色凝重，默默地举起右手行军礼，久久不肯放下。这个军礼在9月4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中作为特写镜头向全国播放。这是父亲生前的最后一个军礼，既是向逝战友的庄严致敬，更是对和平年代的深情礼赞。

父亲是幸运的，更是光荣的。2005年、2015年，父亲两次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这是一位老者的无上荣誉。

在此之前，山西省有关部门曾推荐他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去北京出席阅兵式和山西省在武乡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2015年9月，山西省有关部门在太原市文化宫举办了“民族脊梁”山西抗战老兵摄影展览，父亲作为我省在世的黄埔学生中的抗战老兵，照片悬挂在显著位置。展览期间，时有抗战老兵和现役军人在像前行军礼，表示敬意。展厅留言簿里，有位现役军官写道：“今日山河，如您当年血战所求。”多名摄影家用镜头记录下了人们观展的情景。

父亲1919年生于蒲州书香世家，18岁那年因听了台儿庄战役英雄王伯珍的演讲而热血沸腾。于是，一介文弱书生渡黄河、追军车，在关麟征将军麾下开启了八年抗战征程。从参谋处文书到军团机要秘书，他亲历了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滇缅战役等重大历史战役，左臂留下的弹痕成为沉默的军功章。

父亲过去很少向我们提及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直到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认定了他的起义功绩，特别是两次获得抗战胜利纪念章后，他才打开了话匣子，讲了许多当时的场景和亲身经历。“比起长眠战场的战友，我已是幸运者。”老人家总是拿起纪念章指向空中，那里镌刻着他未及言说的血色记忆：文山保卫战炊事班全员殉国，常德会战带着血书急电突围，越南受降时收缴的日军武士刀上凝固着同胞血迹……这些深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随着父亲的讲述，慢慢呈现在我们眼前。

父亲不说他经历的艰难困苦，他最珍视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些年轻的面容：“王参谋的遗物只有半截铅笔头”“李连长冲锋前把全家福埋进战壕”……

2005年获得第一枚抗战纪念章后，他突然开始用颤抖的手记录往事，在泛黄的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战友姓名、籍贯和牺牲地点。父亲去世后，我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在每枚勋章旁都工整地抄录着《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父亲的客厅似乎成了抗战精神的传播站。每当抚摸着纪念章，他就会变成那名18岁的热血青年：“武汉会战我们死守田家镇，三次长沙会战打出中国军威……”父亲在回忆他的抗战经历时，反复说，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很难忘怀。我们饱受战争之苦，也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爱国。当祖国有难时，要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有国家独立、稳定，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好好。今天我们生活幸福了，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没有他们的殊死斗争，我们就会当亡国奴。今天我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甚至受多大委屈，但一想到他们，我们还有什么怨言？

2016年12月1日，寒冬凌晨，我的父亲在永济市蒲州镇花园村家宅与世长辞，享年95岁。来自北京、西安、太原等地的有关领导、朋友和花园村村民为他送行。告别仪式上，“王昆岭同志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作出卓越贡献，毕生践行‘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这段悼词，印证着父亲用一生书写的家国传奇。

在父亲简朴的青石墓碑上，我们遵照老人遗愿将两枚纪念章拓印在两侧。左侧2005年版的延安宝塔与右侧2015年版的长城烽火台遥相呼应，恰似历史长河中的双重丰碑。每至清明，总有过路人驻足细读碑文，那些被岁月焐热的抗战记忆，正随着勋章的光泽代代流传。

